

熱情的書



邱韻鐸著

熱 情 的 書

邱 韻 鐸 著

光 明 書 局 印 行

1 9 3 3

目 次

上卷 從戀到愛

1. 背景中..... 1
2. 神 秘 3
3. 愛情不是水,不能從桶內倒出來 8
4. 地獄的黑像 13
5. 從戀到愛 20

下卷 熱情的書

1. 如此二人 25
2. 蓬山以外 95
3. 怕癢樹 119
4. 最後的歸路 179

——關於熱情的書之來歷——

一 背景中

“那兒木立着一個石膏的女神，

那兒孤擎着一粒垂滅的火星。”

——自“百合”

一首詩，一齣劇，或許便是整個或全期的人生；我想，至少或許在橫的方面是一部分而在直的方面是一時期的表現罷。我拿我這一個偏狹的觀念來在我的生活過程中參證起來，我自信敢作一個肯定的答覆，而且是這裏所說的一個時期展滿到五六年的歷史之久了。

這五六年間，開展着我的單戀生活。我的生活，我的苦痛，我的諸種情緒，曾經隱秘了一時，現在正是到了自動檢舉的時候了。

我的薄弱的記憶力，使我不能精確地推算那

過去的年，月，日，這是不屑屈指而也是無關宏旨的。

我終究是認識了她，竊愛了她。

可是在什麼背景中發生了這件驚異的故事的呢？我記得那時是在一個鄉村的集會裏。從人會秩序單上知道了她的名字。她是在主持着那一個大會，而我却是她的羣衆之一。我領略了她的激昂的神態，和神態中所流瀉出來的悲壯的言辭和強烈的聲調。我是震懾住了，蹬呆住了！那時我忽想衝上講壇去，和鬼作一回握手禮和吻禮。我直如狂了一樣。

散會後，我在羣衆之中擠壓出去，熱烈而又悵然地想去找她，但是她又不知忙到那里去了。

在惘然的情緒中，我孤獨地踱回家來，我發現我雖執着了一下子，充實了一下子，但是到此刻是放棄了，此刻是空虛了！我不知不覺地忘記了她的姓，這是我在那時唯一的苦痛的泉源。其他的她的一切，都很活躍而且新鮮地彌留在我的心腦間，甚至在夢寐中。我在睡夢中苦思過終宵，待到夢後，

在白日中，我完成了我的早年的文學工作。她就是我的歌詞中的獨特的可驚的一個對象。由於我的作品，她才認識了我。

二 神秘

“或者聰明的靈魂會替我釋言：

還是亞當時代的古情熱的遺傳。”

——自“夢與眼淚”

這兒要描述她，但我深感到我的才力的微弱和語彙的貧乏。直覺一點，我祇感覺着她的存在是一種異樣的美。她在本質上具備着冷腦熱情的那種異樣的美。的確，冷腦熱情這四個字，是那種異樣的美的另一說明。我從認識她以來直到現在，我總是這樣地賞識着她的兩種鮮明的對照表現在她的一身。她永恆地，歷劫地，持有着她的熱烈的情感和冷靜的理智。因此，她在世界的兩面都維持着而且發展着她的存在，在動的世界恰和靜的世界一樣地不變更。

她的生活，思想，和她的特殊而嫺靜的態度和

流利而有節奏的低語，深深地烙印在我心底，於是懷的程度，有增無減地強烈起來，把其他一切的事都不加注意了。我老是憧憬於我第一次及此後好幾次在我大學院的一個很小的會客室中的相見。伊的家庭狀況和生活條件我也曾聽她說過，這已是很早的事了。我屢次感覺到世界一切的無印象，而我每一念及那冷腦熱情的人，她的萬種美態便像偶像一樣地塑雕出來。現在我提筆寫這篇稿子的時候，不覺得回想到這一件事，就是自從和她發生友誼關係而至於陷入單戀時止，我向來不知道她的姓。這是玩弄麥秋嗎？這是忽視她麼？或者是我的感情能力，使我對於這一點不加細問嗎？抑還是我個人對她的愛的關係實在太熱烈深切了麼？我不能不模糊起來——我已經完全忘記了除她以外甚至自己的前前後後的一切景況，這有什麼奇怪呢？實在如果戀愛是有天神在主持我們人間的事，那我自然是在其勢力圈內。

有一件我最不會忘記的事就是麥秋的容貌。她的身材適中而腰部纖細，後因某種打擊而致清

癯消瘦。體態怡靜，舉止娉婷，伊的步聲，我毫不覺得，除非她輕輕的向人說了一句話，人們才會覺得。伊的面孔，看來好像一道霧光，朦朧飄忽，却並沒有如人們所崇拜的整齊之美，我知道，恰恰相反，她的容貌是不齊整的，我覺得她是值得可愛的，並且有一種異樣的美，我雖然看出她的不整齊的地方，但不能明白我爲甚麼對她發生着一種異樣的感覺情緒。我曾細察她，她有灰黃高坦的額顙，尖凸的鼻樑，但是偉大的麥秋不是這樣所能描摹的。我看出了她的 禪神，風情的靜肅，氣宇的闊大她的烏黑光亮的頭髮，鬆鬆地卷在兩耳旁邊，好像梅花瓣一般。最特色的是牠的鼻子。輪骨的尖細，是屬於希伯來或希臘風的。具現着偉烈直率的精神。她的粗壯的小口；龜裂的上唇，血色的下唇，形似貓眼而白的牙齒，高凸的顴骨，微紅的兩頤，弈弈有生氣。

女人的眼睛是一個屬目之點。所謂異樣的美也可以在她的眼睛裏看取。她的眼睛，是常度的大，不很善於閃動，但很豐滿可愛，尤其在麥秋感

情強烈的時候，發笑的時候才稍稍表現出來。眼球黑而明朗，睫毛和蛾眉，都略有參差，而帶淡黑色。我在眼睛裏所看出她的眼睛的表現，我曾經注視了不知多少的瞬間！當仲夏之夜半，默察着一天的星斗。在古井欄干之旁，我也照見着底下的神秘，但是，這算得什麼呢！比星還幽比井還深的東西不是藏匿在我的可愛的人的眼珠裏面麼，那是什麼？我探察不出來。伊的大而光潤的眼睛，極美而黑的眼珠，據我想來，一定是神秘，神祕，最神祕的東西了。

不可思議的麥秋的眼睛！當我考察她的眼睛的時候，常常以為完全獲得了牠的神似了，很逼真了，但是終於想不出來，至多不過是模糊的影子，而頃刻就要化為烏有的了。最驚異而且最神祕的，是我在宇宙間最平常的物件裏面看出和她的眼睛表現相類的場合。這就是說我想到她那種異樣的美以後，在物質世界上各種生存着的東西裏面得到一種感覺，這是我看了她的大而光潤的眼珠屢次所感覺到的。不過我不能詳細解釋或分析罷了。

不過在過去的詩人中給我認識出來了。有時在細察生長狠快變化多樣的一枝的葡萄藤，在凝想一個飛蛾，一個蝴蝶，一個蛹蟲，一個細流的中間看出。在大海汪洋中，在隕星沉月中我也似乎感覺得出；尤其是星月中間，若用望遠鏡窺測起來就可微妙地領受到這種感情。我聽了悠遠的音樂，或者朗讀野逸的牧歌，我的心靈中便充盈了這種感情。這誠然是異樣的快樂啊！

麥秋的學問上的造詣是非常深邃的。她的天稟的豐富使她這樣的。她對於中國文字固然不庸說得是很有根柢，就是對英國文字也還可以駕御。文學的素養自然是不必誇說，就是科學，哲學，社會學也都理解得很透澈。

在我們接近的時間，她總是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話，談話的資料大體是關於文學上的問題。但是在這些問題中間，常多聯繫到社會問題，她爲我解說，爲我釋疑。每次我們爭辯的結果，她總是說服了我，但從不譏笑我，鄙夷我。

因此，在我的修學指導上，她比我的教師還要

高出若干倍，這一點我非常感激她。由於她，我才實際地懂得了文學是什麼；懂得了科學是什麼；尤其是一切的問題的提出及其解決，從種種分析及概括的方法起，一直到歸納和結論。

三 愛情不是水，不能從桶內倒出來

“她默然地如在我的面前，

實使我不遑寧居……”

——自“夢與眼淚”

我這樣地愛好着她，戀着她，我滿希望她能夠天天和我在一起，或者機會來時，我們可以永久地永久地在一起過我們的理想的生活。但是——誰知道這種事情有沒有成全的可能呢？

我的狂熱的程度簡直是可怕到不可思議了！

有一天我很可笑地大胆地，無顧忌地對她說：

——我……愛你啦！你……

這在我說話的當時確是有點兒口吃的調子，在現在，更是覺得大大地心顫着。

我想：我為什麼這樣冒昧呢？這樣孟浪呢！

她聽到了我說着“愛”這一個含糊的聲音時，她便做着掩口的姿勢，彷彿告訴我這在她面前是說不得的。

可是我是癡狂到什麼都不能理會，我還是……

我心軟了一陣，接着便腳軟了起來，我竟跪到在她的面前了。

眼淚繼續不斷地像井泉中的活水奔流到我的面頰！

她在我不知不覺之間把我扶了起來，說：

——我知道你是愛着我，戀着我，不過，我……我不願漠然地愛你，因為，作算我就愛你，這種愛也祇不過是憐憫一樣的哄人的東西啦！……現在，我的態度還是和從前的一樣，我是不能，堅決地不能接受你的愛，雖然你是對我呈獻着。不過，在我的認識上，你始終是可敬的，任何人都該敬愛你的……

在我迷迷糊糊地像夢一樣地把她的這一段話響在聽官中去的時候，我差不多是失去了我的聽

音的官能了！

醒來，我仍然不明瞭她所說的話是什麼意義，我簡直不知道她是什麼！

這一切都完全是我的幻想的作祟！我的幻想，到了一定的時間，無論怎樣總是不能不幻滅下去了！

麥秋在一九二〇年的某日，默地然跑到外面的廣大的世界中去了。我知道她的出走，但不知她是爲了什麼原因。後來，據一個朋友說，她是潛逃，是私奔。爲什麼？又說是爲了什麼——究竟是什麼啦！我不知道。如果再忠實於一種意味上說起來，便是亡命，便是自己的追放。

她也許是在上海罷？我懷着這種猜想，像密探一樣，獵狗一樣，追蹤而來了。不知是她的行蹤秘密呢，或者是我的尋訪不周，終於成了失策了。

我每次懷念到她，我便有無涯的苦痛在我心頭湧起，在熱血和赤誠，感情和理性的激發之中，我常要企圖尋找那走失了的麥秋 麥秋！你總還活着在人間罷？或者我會詛咒着一切而盤詰着說：麥

秋是已經死了麼？

縈思之餘，病魔的纏繞潛然地到了。我害着咯血症。從鏡子窺見的我的形骸，和從前的是大大地變異了。我的面頰是一天天地瘦削下去了。我渴望着我的身體快些恢復原時的健康，再去找尋我所縈思着的人。可是愈是想念，愈是病重，在此病情激劇而將入膏肓的危機，我的溫度已經高出尋常人以上十餘度，到了夜中在半醒的狀態中累累贅贅地說過許許多多的謊語，好像有夢來，又好像有夜魘，真是可怕到了最高度了。

此後，經醫生幾度調治，服了多少次的藥水藥粉，才漸漸有些起色了。但是療瘡的病根不除，這種咯血的徵候還是紛至沓來。在久病的數月之中，四肢的癱軟，手指的蠟一般的灰黃，血脈和筋絡的泛青，眼睛的失神，面頰上的由紅轉白，從各種現象看來，我是岌岌可危了。

我一刻無間地不離床褥，從浮沫的口唇中發出幾於無聲的呻吟來。一天到晚，沒有什麼人來探我的病，除了一個善心的醫生和一兩個敬愛的親

友。我獨自一人地仰躺在孤單而且陰寒的病床上，渾身猛烈地發抖着，直挺挺地一動也不動，實在是太羸弱了。最好在這時有一種強烈的什麼東西來刺激一下才不壞了，但是那會是什麼呢？這兒既沒有維斯基一類的濃酒，又沒有片葉的烟艸。再說得怪誕一點，我也不能動手殺賊，更沒有被釘十字架的資格！

正在這個苦悶的，病感的，(Ill-Feeling) 瞬間，我那可憐的老人家來了。我不能不可憐他，同時我也可憐我自己。他看到我的病狀，一聲也不發，慢慢地才慰問了一句：

——你怎麼病得這樣兇啦？……

我陪着他淌下了兩點枯澀的眼淚。這時是一片空谷樣的沉默。隨後從衣袋內搥搥索索地摸出了一封從父親轉寄給我的一封信。在我的失神的目光中認出，那是從久違而又長念着的麥秋那兒來的。

我半驚半懼的樣子，在喉嚨口低誦了來信一遍。她說是：

——我此刻已無辜被逮，有口難辨，並聞不日將解赴S縣。你如願來看我，請從速！事已重大無極，急盼爲我設法！

在一字一字讀下去時，我發現我的心跳的激劇。本來呆着不動的四肢也震撼起來了。我的病床彷彿在風雨交加的海潮上一樣，有點東搖西擺的樣子。

啊，這正是強烈的感情的象徵！牠向着我驅迫過來，委實是比酒和烟艸要強烈萬千百倍，我迎受着牠的鋒芒，我的死樣的精神便頓時激刺起來了！我一定要掙扎，要再生，要扶着病，冒着險，大胆地橫穿死線而去，爲她振臂一援了！

父親的面色也好得多了！我對他說：

“兒的病是不打緊的，大約就會復原的！你放心好了！”當下他真的好像放心了，他去了。

我打算什麼日子去探監去呢？

祈願上帝速賜一個機會來！

四 地獄的Silhouette

“在顫聲的微笑裏低語竊問：

你往天涯何處，你往天涯何處？……”

——自“夢與眼淚”

我一分鐘都不願等閒地放過，終於扶病來到了S縣。這S縣，據一般旅行家的口碑，說是天堂一樣的地域。但是我不是旅行家，至少這一次的跋涉不是旅行，我的立足點是和他們的隔開着多少的距離，我是站在另一角度上的。從不同的角度上觀察同一的事物，其所得的結論不消說是迥異的。我要堅決地修正他們的謬見，說：

“這兒是地獄！”

在這兒地獄中，我——哦，我說錯了，我慚愧我沒有在這兒的地獄中，我不過走近在這兒的地獄傍邊——以一個旁觀者的態度，走下了地獄的三道門。在這兒，門禁是非常地森嚴而且冷暗的，每一道門都有把門的使者，在門口招着一塊快要朽腐了的木牌。我認識那上面直寫着三個字：看守所！

當我闖入看守所的最初，我得到一個深刻而

[14]